

輕聲別義詞

劉藝

香港教育學院

現代漢語詞匯中存在著一些成對的詞(其主要類型為複合詞)，它們書寫的漢字形式相同，語音上聲韻完全相同，只是其中一個詞的後一音節為輕聲；從詞義內部關係來看，有的組內兩個詞的詞義有一定關聯，有的兩個詞義之間無任何聯繫。歷來已有不少教科書和文章提及此類現象。如胡裕樹等編的《現代漢語》就講到像「地道」和「地道」(字下帶點的表示輕聲，下同)、「兄弟」和「兄弟」這些由語音上的不同造成詞義區別的現象，也有人把它們納入「同形詞」的範圍之中，將它們看成同形詞的一類(凌雲、陳勵中，1995)。所謂輕聲別義組，即指上面提到的那樣一些成對的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均是作為兩個詞條分別列出的。我們將不把可輕讀亦可不輕讀的詞劃歸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因為像「工人」(gōng · rén)這類詞輕讀與否並不能構成詞義和功能上的差別，仍是讀音上稍有變化的同一個詞；另外像「朋友」「學生」這樣只輕讀的詞，沒有與之相對立的非輕聲形式，也不屬於本文的論述範圍。鑒於以前已有學者研究過此類現象，本文旨在依據《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對輕聲別義組做一個全面的調查，目的是在現代漢語共時平面上統計出這種詞的數目，這將對普通話教學工作尤其是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有一定的幫助。

我們對《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詞條逐一進行了檢索，最後共找到114組輕聲別義詞(全部的輕聲別義詞組列在本文的最後)。事實上在普通話中對詞義有影響的輕聲詞是不多的(沈陽、邵敬敏，1997)。其中有些組按照人們一般的語感覺察不到有輕聲和非輕聲兩種形式，當然就更難注意到它們詞義之間的差別。例如「土地」表示「田地、疆域」；而「土地」指「土地爺、土地神」；「千斤」指的是「責任重大」，「千斤」是千斤頂的簡稱，也指機器裝置。以上例子可以反映兩個問題：一是人們未必會意識到這些詞有輕聲和非輕聲的讀法；其二是對於輕聲和非聲各自所代表的詞義內涵不一定會瞭如指掌，這就更說明對輕聲別義詞進行量化研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從漢語教學和普通話教學的角度來看，應當特別注意輕聲別義詞尤其是其中較常用的組別。以上所提及的114組輕聲別義詞中有96組是較常用的，有18組是非常用的。所謂常用的是指在日常會話中會時常用到；非常用的指日常會話使用頻率相對較低，但在較莊重的場合或書面表達時時常用到，

這18組非常用的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其中一個詞較常用，另外一個詞較不常用，如：

方丈：一丈見方；平方丈。

方丈：佛道或道觀中住持住的房間；寺院的住持。

頂針：一種修辭方法。

頂針：做針線活的工具。

上面的例子中輕讀的「方丈」和非輕讀的「頂針」都是非常用詞（「頂針」在最近的幾年裏越來越少用，除非是在討論修辭問題的時候）。

依照輕聲別義組內兩個詞詞義上的聯繫進行分類，可分為意義上有關聯的和無關聯的，其中意義上有關聯的有55組，無關聯的有59組，兩組數量大體相當。有些組內的詞方言色彩尚存，在詞典中標有〔方〕的記號。如：

言語：說的話。 營生：謀生活。

言語：〔方〕說話。 營生：〔方〕職業，工作。

眾所周知，輕聲是北方方言的一大特色，輕聲別義組內輕讀的詞多來自北方方言區，只是有的已進入了共同語的範圍，有的正在或將要進入共同語。

我們先來分析意義上沒有關聯的類別。我們認為造成它們意義上相去甚遠的原因一是構詞詞素義不同，例如「說法」中「法」指的是「佛法」，而在輕聲的「說法」中「法」的意思是「觀點，看法」，又如在「難處」中「處」的詞素義是「相處」，輕聲的「難處」中「處」的意義是「地方、方面」，因此輕聲的「難處」僅表示「困難」義。

由輕聲而造成的詞素義的虛化正是形成詞義差別大以至無甚關聯的第二個原因。例如：

上頭：舊時女子臨出嫁時把頭髮攏上去結成髮髻。

上頭：上面。

大意：主要的意思。

大意：疏忽，不注意。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在讀輕聲的詞中，輕讀的詞素「頭」和「意」的詞素義已經虛化，因此在整個詞義中體會不出它們的意味。其中「頭」是由於歷史的演化使意義失去了現時可感覺的聯繫。像這樣的例子還有：

清亮：清脆響亮。

清亮：清澈；明白。

鬆散：（事情結構）不緊密，（精神）不集中。

鬆散：使輕鬆舒暢。

從上面例子可以看出輕讀的「亮」和「散」的詞素義都有相當程度的虛化，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上面所提的兩個原因往往同時起作用，因此形成詞義上的差異。如：

運/氣：把力氣灌注到身體某一部分。

運氣：命運；幸運。

在「運/氣」裏「運」是具動詞性的詞素，而「運氣」中的「運」是名詞性詞素，詞素功能和性質的不同往往會影響詞義的內涵，而且這種差異也會反映到整個詞義中來。因此詞內部結構方式的不同也是造成詞義差異的原因之一，像上面所提及的「運氣」一組輕聲別義詞，一個是動賓式，一個是並列式。就大部分的複合詞來說，詞的結構方式和詞性之間有一定的因應關係，上面動賓式的「運氣」是動詞，而並列式的則是名詞。

下面分析詞義上有聯繫的類別。這一類中有幾個小類，第一小類是「吧唧」、「吧嗒」、「滴嗒」、「咕嚕」、「咕啾」、「呱呱」、「呼嚕」、「扑騰」這些詞，其非輕聲形式都是象聲詞，讀輕聲的詞則是轉指某一具體動作的或者由此動作發出的聲音。例如：

吧唧：象聲詞。 吧嗒：象聲詞。

吧唧：嘴巴開合作聲。 吧嗒：嘴巴開合作聲。

第二小類裏輕聲的詞指稱範圍比非輕聲的明顯地縮小，例如「妻子」指「妻子和兒女」，而「妻子」僅指「老婆」，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由於第二音節受輕聲影響而意義虛化。屬於這一類的還有「丈人」、「兄弟」、「男人」、「女人」。第三小類包括以下這些詞：「花費」、「避諱」、「差使」、「擺設」、「幫手」、「配搭」、「隔斷」、「反叛」。其非輕聲的詞都是動詞，而輕讀的詞則指與此動詞有關聯的名詞，試比較：

反叛：叛變，背叛。

反叛：叛變的人，背叛者。

擺設：把物品按審美觀點安放。

擺設：擺設的東西；徒有其表無實際用處的東西。

第四小類是一部分輕讀詞的詞義在非輕讀詞義的基礎上獲得了引申和比喻義，或許它們不一定經過了這樣的詞義演化過程，但是通過對詞義的分析比較，容易把握其間的內在聯繫。這樣的詞有：「喪氣」、「廢物」、「苦頭」、「特務」、「眉目」、「槍手」。輕聲的「喪氣」表示「倒霉，不吉利」；「苦頭」是「苦痛、磨難、不幸」的意思，輕聲的「槍手」由原來「射擊手」的意思隱喻來指「替人考試作弊的人」，輕讀的「眉目」則由原來「泛指容貌；（文章、文字的）綱要，「條理」轉指「事情的頭緒」。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輕聲別義組內詞義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差別，而輕聲與否只是其外在形式上的不同。因此，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及的那樣，在教方言區的人和香港人學習普通話時應當格外注意輕聲別義詞，尤其是把輕聲與否同相應的意義掛上鉤，讓使用者在使用這些詞時明了他們所採用的形式是否具有所要表達的意義，這一點在口語教學中需特別強調，每當學習者(尤其是中級、高級水平的)用到輕聲別義詞時，普通話教師應指出這類詞有兩種語音形式，並且存在意義上的差別，這無疑有利於普通話教學工作和方言區的人學習普通話。

參考文獻：

- 沈陽、邵敬敏 〈試談香港地區普通話教學中「兒化」和輕聲問題〉，《方言》，1997，3。
 胡裕樹 〈現代漢語〉，p130，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3。
 凌雲、陳勵中 〈漢語複合式同形詞初探〉，《中國語文通訊》，p37，1995，9。
 〈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6。

輕聲別義詞組

(按拼音順序)

吧嗒	吧唧	霸道	擺設	幫手	褒貶	本事	避諱	別人	差使	抽打
大爺	大意	德行	滴嗒	地道	地方	地下	頂針	東西	多少	耳塞
發送	反叛	反正	方丈	廢物	嘎巴	告訴	隔斷	跟前	公道	咕嘟
嘟嚕	故事	呱嗒	過年	過去	合計	合子	呼嚕	忽閃	滑溜	花費
活路	江湖	將官	驚醒	精神	開發	開通	口頭	口音	苦頭	來往
牢穩	粒子	羅鍋	忙活	眉目	門道	男人	難處	女人	配搭	配合
飄灑	撲打	妻子	千斤	槍手	清亮	人家	人性	仁義	日頭	肉食
喪氣	上來	上頭	燒鍋	實在	事故	試探	受用	說法	斯文	鬆散
特務	土地	外道	外面	下水	想法	小月	小子	邪行	星星	兄弟
煙火	言語	營生	運動	運氣	丈人	照應	針眼	正經	支派	至誠
置換	磚頭	自然	自在							